

国际金融危机的理论和历史意义

作者:刘仁营 裘白莲 来源:《红旗文稿》

一、信息化时代的经济危机：超越了马克思的逻辑吗？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曾让有些人以为世界已经风平浪静了，美国人托马斯·弗里德曼说“世界是平的”了，因为随着现代信息技术和软件技术的发展，世界交往已经畅通无阻。但金融危机让许多人从幻觉中走出来，重新认识到世界的不确定性。但危机又是如何发生的？我们超越马克思的逻辑吗？特别是，如果马克思还活着，能预见这场危机吗？我们超越马克思的逻辑吗？围绕在人们头脑，以至马克思的理论再度成为世界关注的热点。

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能否解释当前危机，国内外学者众说纷纭。概言之，大体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不能解释当前的危机。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认为当前的世界金融危机不仅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范围，而且是在马克思的解释范围之内。第三种观点是国内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它在承认马克思的理论能够解释经济危机的前提下，认为经济危机是经济危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矛盾，《资本论》提供的只是解开问题的理论基石和出发点。

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危机的根源不能是现象层面的，而只能是本质层面。危机的根源只能是整体层面的；不能是精神动机层面的，而只能是物质规律层面的。必须将危机的根源与中心与外围等各种国际经济关系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起来看。而马克思正是坚持了危机的根源和发生机制。对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分析道：“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根源不在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直到它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根源是生产相对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当然，对这一观点我们必须做辩证分析，并不否认局部意义上纯粹由投机带来的金融危机的存在，但这不能看作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危机”的一个环节。

对于危机的发生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但作为一种典型的危机。早在写作《资本论》之前，马克思就已经发现：“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上。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投机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92页）典型的危机的过程体现为“实体经济——实体经济危机”联动的复杂机制。在投机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波及生产领域，向实体经济蔓延。这不正是本次世界性危机发生的基本原理吗？完全吻合吗？

二、资本的掠夺本质与整体无理性：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

在马克思看来，危机生成的客观根源首先在于资本的掠夺本性。资本的本性是逐利，这决定了它摆脱不了周期性危机的梦魇。资本在迅速创造大量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它所带来的对立的阶级关系。这种对立的阶级关系不仅是一种对立的政治立场，而且是一种对立的经济权力和利益关系，而且是一种对立的供求关系和市场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加大，承担市场功能的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有效需求越来越少。因此，资本在创造了自我毁灭的经济机制。资本的掠夺导致两极分化，两极分化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进而引发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大厦，全都建立在这

资本作为个体，或者用西方经济学的语言说，作为“经济人”，其经济行为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然而，为什么理性资本个体的逐利行为会最终导致危机的发生？知理性和行为理性是有限的，它仅仅是在其有限的市场信息和有限的认知能力范

微观行为与宏观态势联系起来，即无法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实现整体理性。因此，经济危机，也是资本整体无理性的危机。

资本的整体无理性首先体现在资本家集体在处理劳资关系方面的无理性。物质产品的再生产，也是剩余价值这一现实剥削关系的再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物质资料和劳资关系两个方面在空间上的并存和时间上的承接。然而，资本家个体果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就只能被市场淘汰。这一环境迫使资本整体成为以追逐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然将劳动者的薪金压到最低限度。这种从资本个体角度在资本整体层面就变成一种无理性行为。因为作为资本整体目标实现的关键条件觉地消灭了。

资本整体无理性还体现在产业资本与其它资本形式，特别是金融资本之间关系是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式，但随着资本的垄断阶段的到来，金融资本的控制为控制国家权力和产业资本的金融寡头。金融资本控制权的形成，为其掠夺产业下了伏笔。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进行无度扩张，就必然导致今天所说的金融危机。对此，恩格斯在晚年有过明确论述，他说，“事实的确是这样：金融业中的直接的紊乱对这种危机只起从属的作用，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资本此，金融危机所体现出来的资本整体无理性，具体又体现在金融资产的无度扩张方面。它的发生可能反过来加速或促使经济危机的爆发。

具体到这次经济危机，很多学者以为它是一次纯粹的金融危机，而实体经济产品。但如果坚持马克思的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将实体与虚拟、中心与外围、需求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尽管危机的前台是一些破产的大投资银行，但其深层仍是剩性危机的关联性总爆发。金融危机只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一个起放大作用的部需求不足和整个世界的有效需求不足联系起来分析，因为美国的生产过剩不仅体其外围制造业大国的美资企业方面。这种通过跨国公司创造的，以美国为“最终是整个危机的主体。尽管来自制造业大国的廉价消费品压低了商品价格，但这只资本家在体制内所能找到的提升需求的方法——透支未来，即美国居民向银行贷借款，并不能真正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于是，在脆弱的消费信贷引发金融资本便在全球引发了世界经济危机。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回光返照”：危机爆发的精神根源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改革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及其配套理界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话语。正是这一主流话语，成为危机爆发的总的精神根源。

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以恢复亚当·斯密自由放任传统为旗号，以反对和抵制凯潮。它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制度的私有化、运行的市场化。其中自由化是核心，自由化，因为自由化的经济才是最有效率的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体现就是被识”。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相配套的政治哲学就是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与古于，它不再认为改良主义的宣传就能达到目标。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美国必须界。对此，新保守主义的哲学鼻祖，利奥·施特劳斯毫不掩饰地指出：一个好的坏的制度，即使要动用武力，为了使西方民主政体处在安全之中，应当使全球都里斯托也认为：要么美国领导，要么陷入混乱，世界别无选择，美国应当干预国

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的理论如此完美，但为何会促进危机的爆是一种赞美和宣扬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早在19世纪50年义”一问世，就在欧美各国得到广泛传播，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据。尤其是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一开始就受到了广泛的欢国的暴行，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思潮的恐怖本质，由此，这种思潮开始式微。但这斯侵略的那些国家，在几乎没受其伤害的美利坚文化中，它一直以一种本土化的气候到来，例如福利主义政策导致滞涨问题，社会达尔文主义便以一种变化了的这种变化的形式就是今天的经济新自由主义和政治新保守主义。

无论是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传统保守主义，其历史都比社会达尔文主义要远很多。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论外壳。对于经济新自由主义的本质，人们往往要追溯到约翰·格雷，这个被哈耶克认为很好地解释了自己思想的美国学者认为，在哈耶克社会秩序理论是与一种制度演进上的达尔文主义即文化进化的信念联系在一起的。

有人认为新自由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尽管有相似的一面，但在价值问题上：义只是一种实证分析，不涉及价值判断。但格雷却指出，如果“自发秩序”是一念，那么社会领域中的“自发秩序”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有益的。从这一点来看，是“自发秩序”。如果“自发社会秩序”不是一个包含道德评判的概念，那么它的联系。可见，以科学形式精心包装了的经济新自由主义，不过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当代复归。

从理论根源上看，正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让世界弱国放松警惕、国门洞开，投机掠夺提供了理论烟幕，导致世界财富占有的进一步两极化和有效需求的严重。经济学在美国和世界范围的教条主义宣传，使得人们对市场机制产生了迷信式的盲。放金融领域，导致了金融危机的爆发。而以新保守主义为旗号，对伊拉克等国的思潮不过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私利。

四、金融垄断帝国主义：危机的经济形态与历史意义

世界经济危机之所以没有超出马克思的解释逻辑，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并没有本统治世界的时代。但它又呈现出一些与马克思、列宁时期的危机不同的特征，是资本主义时代，而且是金融垄断帝国主义时代。危机以集中爆发的形式标志着

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揭示了20世纪与19世纪的不同，它包括三个基本元素：金融输出代替商品输出、私人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时代特征种变化相应地体现在：金融资本的统治由国内发展到世界范围，这使得金融资本于资本输出的债务转嫁和游资洗劫成为首要的掠夺方式；在债务转嫁和游资掠夺为金融大鳄操控的工具。如果说列宁帝国主义论的核心内容是资本输出，那么今础，最残酷和疯狂的掠夺方式——金融掠夺，成为当今帝国主义的最本质特征。素构成。

首先，虚拟资本掠夺仍然植根于实体资本掠夺。金融资本对世界财富的掠夺础。产业资本输出的使命主要是操控他国经济命脉和榨取剩余价值，这主要是通过实现的。但如果整个世界贸易仍然遵循最起码的交易伦理，即等价交换的话，国兑现黄金的话，那么当前的危机就不会发生。

其次，虚拟资本掠夺超越了对实体资本的直接剥夺，而直接控制了财富度量掠夺，是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产业资本输出，为资本带来了剩余价值，但远远不够，资本还必须将所有出口创汇控制起来。在美元成为不能兑现的世界货